

WAI GUO WEN XUE MING ZHU

外国文 叛逆
抗争篇 学名著

SHAO NIAN DU BEN

PANNIKANGZHENG



悲惨世界

[法] 雨果 著

WAI GUO WEN



XUE MING ZHU

YANBIANDAXUEGHUBANSHE

FA YUGUO

延边大学出版社

悲惨世界

〔法〕雨果 / 原著



延边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悲惨世界/《少年成长必读中外名著丛书》编委会编, 延吉: 延边大学出版社, 2005. 8

(少年成长必读中外名著丛书, 2. 外国, 叛逆抗争篇)

ISBN 7-5634-2117-3

I. 悲... II. 少... III. 长篇小说-法国-近代-缩写本 IV. I565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102496 号

选题策划: 马永林 石兴利

责任编辑: 金昌海 关志明

封面设计: 山羽创意设计工作室

少年成长必读中外名著丛书·外国 叛逆抗争篇

悲惨世界

原著:(法)雨果

延边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吉林省延吉市公园 105 号 邮编:133002)

人民教育出版社印刷厂 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5 字数 90 千字

2006 年 1 月第 2 版

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634-2117-3/I·295

全套 12 册 定价:237.60 元

基督山伯爵
悲惨世界
巴黎圣母院



牛虻
罪与罚
战争与和平
红与黑
上尉的女儿
罗密欧与朱丽叶
汤姆叔叔的小屋
傲慢与偏见
羊脂球

导 读

《悲惨世界》这部作品被称为“人类苦难的百科全书”，全书讲述了一个刑满释放的苦役犯冉阿让受到米里哀主教的感化，洗心革面，立志做一个正直的人。后来他隐姓埋名，成了一个成功的商人，受人敬重的市长。当他的身份被人揭穿后，又从狱中逃脱，救出了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珂赛特，并与她相依为命。然而，为了珂赛特的幸福，最后他又再一次地牺牲了自己，冒险救出了珂赛特的爱人，并在他们完婚后悄然隐退，在孤独中死去。

这篇作品从公道、人性良心的角度，反对世间的一切压迫和苦难，表现了人类社会永恒的矛盾。

作者雨果(1802—1885)是法国文学家，生于军官家庭，早年所写的《短歌集》有着明显的保皇色彩，后受进步思想影响，创作了《克伦威尔》、《欧那尼》、《国王寻乐》等剧作和长篇小说《巴黎圣母院》，作品反对封建专制和暴政，因此被迫离开法国。在 1861

—1869 年间创作了《悲惨世界》、《海上劳工》和《笑面人》。1870 年回到祖国，1874 年完成讴歌法国革命高潮的长篇作品《九三年》。其他重要作品有诗集《历代传说集》和许多政论文章和演说稿。

这篇作品不仅是雨果的大作，更是人类文学史上的一座不朽的丰碑。

本书忠于原著，故事情节表现得淋漓尽致，并附以插图。相信小朋友们看过后定会留下深刻的印象，树立起良好的公德心。

主要人物介绍



冉阿让

他是本书的主人公。年轻时,他因为偷一块面包而入狱十九年。非人的监狱生活使他成了一个冷血动物。但出狱后,他受到了米里哀主教的感化而悔悟。从此,他立志做一个正直的人,并做了很多好事。最后,为了珂赛特的幸福,他牺牲了自己。



珂赛特

她自小就是一个不幸的孩子。在德纳第家时,她饱受欺侮。后来被冉阿让解救了出来,并与冉阿让相依为命。后来,在冉阿让的帮助下,她与马洛斯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



马洛斯

他是一个正直善良的年轻人。他热爱革命，向往自由，并在与反动派的战斗中表现英勇。他深深地爱着珂赛特，并为这段爱情饱受煎熬。在战斗中，他负了伤，被冉阿让救了回来，最后，他终于如愿以偿，和珂赛特完婚。



沙威

他是法律的看门犬。他相信所有的罪犯都是无药可救的，因此他对犯人冷酷无情，对冉阿让穷追不舍。然而冉阿让的所作所为使他的信念崩溃，最后，在心灰意冷中，他投河自杀。



德纳第

他在战场上无意中救了马洛斯的父亲，这使马洛斯一度以为他是一条好汉。实际上，他是一个心狠手辣、阴险狡猾的家伙。他给了珂赛特无尽的折磨，间接地造成了珂赛特母亲的死亡。后来，他弄巧成拙，使马洛斯真正地认识到冉阿让高尚的灵魂。

目 录

冉(rǎn)阿让

正直的人	1
奇怪的外地人	2
永远敞开的门	6
恩将仇报	10
教 海	11
悔 悟	13

马德兰市长

芳 汀	16
托 养	17
珂赛特的遭遇	20
谜一样的马德兰	21
服 丧	23
沙 威	24
揭 发	27
解 救	30
脑海中的风暴	38
我是冉阿让	40
芳汀之死	45
逃 亡	48

珂 赛 特

取 水	50
布 娃 娃	55
弄巧成拙	63
相依为命	68

突 围	69
带铃铛的人	74
死里逃生	78

马 洛 斯

彭 迈 西	83
儿子的眼泪	84
贫 困	89
马洛斯的朋友	91
坠 入 情 网	91
施 舍	98
偷 视	100
陋室里的阳光	102
陷 阱	104
你愁我更愁	112
阴 影	117
求 助	118

结 局

参 战	122
冉 阿 让	126
施 救	127
奇 遇	130
沙威之死	133
祖 孙 俩	135
婚 礼	137
马洛斯的心病	140
可怜的老人	142
真相大白	144
黑夜后面有光明	148

冉(rǎn)阿让

正直的人

公元一八一五年,在欧洲战场上所向披靡的法国军队终于在滑铁卢^①被彻(chè)底打败了。法国的革命政权一夜间轰然倒下,一代天骄拿破仑^②被流放到地中海的一个孤岛上。

然而就在法国,这场政治风暴还未吹到像迪涅(niè)这样的小镇上。小镇里住着一位德高望重的主教^③,他约七十五岁,名叫米里哀(āi)。米里哀主教早年丧妻,膝下无子,和他住在一起的,只有他年老的妹妹巴迪斯丁和女佣人马格洛老太太。

米里哀主教刚来迪涅的时候,就叫镇上的人体会到了他的善心。原来,一上任,米里哀主教就访问了主教公馆旁的一家贫民医院。这是一家小得不能再小的医院,仅有五六个小病房,却收留了二十位病人,显得非常的拥挤。米里哀主教看在眼里,急在心头,他看了看自己这座高大的主教公寓(yù),就去对院长说:“这座医院实在太挤了,空气很不好,

① 比利时南部城镇。反法同盟军与拿破仑一世的决定性会战滑铁卢战役就在那里打响。

② 即拿破仑·波拿巴。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。国事家,统帅。

③ 天主教、东正教的高级神职人员,通常是一个地区教会的首领。

这一定不利于病人的健康。这样吧，你们都搬到我的公馆里住，那儿可容得下六十多人。而我家才三个人，就让我们住医院吧！”

于是，第二天那些可怜的病人就幸运地住进了主教公馆里。当然，主教现在住着的房子就是原来那座简陋的医院。但主教倒也过得怡然自得，因为他们一家时常打扫，小小的房子倒因此显得干干净净，更重要的是，米里哀主教觉得：

“这样的享受，可不是从穷人身上榨取的。”

主教时常救济穷人，因此他家徒四壁^①。惟一说得上值钱的，就只有放在他床头小壁橱(chú)里的六个银盘子和摆在睡房炉子上的大银烛台。主教乐于助人，对自己的生活倒漠然处之。但每当用他的银碟子吃饭时，他也由衷地觉得那是一种享受。至于银烛台，那是他大姑妈的遗物，平时是不用的，只有晚上有客人时，才会将它摆在桌上。

这就是米里哀主教，他怀着主一样的慈悲心肠。

奇怪的外地人

十月初的一个黄昏，天气已经很冷了，迪涅镇跟往常一样显得平静，街上行人稀少。这样的時候来个行人就格外引人注目了，更何况破落成这样的人：

远远地就见到他拄着一枝粗大的树枝——如果这也算拐杖的话，那么没几个人拄得起它。他穿着褴褛(lán lǚ)的蓝裤子，膝盖上明显地破了一个大洞，脚上拖着一双笨重的大鞋。走近一看，可知他个头不高，却是虎背熊腰。从那张爬着皱纹、满是汗垢的脸上，可读出他大概的年龄，差不多有

① 家里只有四堵墙。形容十分贫穷。

四十七八岁吧。他戴着顶破帽子，帽檐(yán)压得很低，还袒露着肮脏的胸膛。如果一定要说行李的话，他背着的污秽(huì)的布袋算是惟一的行李。

看到这样的一个人，迪涅镇的人不由得担心了起来。

这个可怜的外地人累坏了，他在树下停住，像刚从火海中捞起似的，不顾一切地喝了几口水。还没走多远，他又停下来喝水。人们都躲得远远的，只有孩子们才好奇地紧跟着。

这外地人在小镇上转了半天，进了镇公所，但没多久又出来了，立刻找了一家不错的旅店，径直走了进去。

店里正热火朝天地准备着晚餐，炉火熊熊燃烧着，老板正忙着烤肉，他听到了旅客的脚步声，头也不回地说：

“住宿吗？”

“是的，但先给点吃的吧！”

老板应了一声，一回头看到外地人那副破落相，不由得警惕了起来：

“你有钱付吧？！”

“哦，这儿有。”外地人忙从口袋里掏出大皮包，又收好了。他放下了布袋，在靠着火炉边的一个椅子上坐了下来，又催了一句：

“快点给我吃的吧！”

老板一面回答，一面背着他偷偷地撕了张旧报纸，写了几个字，趁外地人烤火的当儿将纸条交给了一个帮佣的小孩，朝他耳语了几句。于是，小男孩就机灵地朝外面跑去了。

这一切外地人可都没发觉，他呆呆地坐着，注视着炉火，大概正憧憬(chōngjǐng)着一顿丰盛的晚餐吧。小男孩带着纸条回来了。老板仔细地读了几回，终于握了握拳头，像是做了什么重大的决定似的朝旅客走了过去，对外地人说了

几句。

“什么!”外地人听罢,急得站了起来,“怕我不付钱吗?”

“不!不!”

“那到底为什么不让我住在这里!”外地人追问道。

“真不好意思,我忘了,实际上我们已客满了,没房间让你住。”老板忙解释道。

“那没关系,住马棚也可以。”

“这可不好,马棚有马啊!”

“那就住包房吧。”外地人进一步要求道:“先别说这个,先来点吃的吧!”

“不行!”老板涨红了脸,斩钉截铁地拒绝了,“没什么东西可供你吃了。”

眼看着一顿美餐成了泡影,可外地人仍不死心,他忽然看见了灶上的烤肉,像捞住了一根救命稻草:“那烤肉呢!”

“那是马夫们预定的,钱也付了。”老板有点不耐烦了,他凑近外地人的耳朵,一字一顿地说:“你还是快滚出去吧!”

外地人愣住了,刚要发作,老板却抢先说道:“算了吧,我叫人去镇公所问过了,知道你是什么货色。你叫冉阿让,对不对?”

外地人一听这话,像猛地遭了顿毒打,在一阵喋(dié)喋不休的讨论中和轻蔑的眼光中垂头丧气地出了旅店。

他依旧又饥又累,只好往另一家旅店走去。可是小小的迪涅镇消息传得很快,外地人又被无情地赶了出来。

拖着疲惫的步伐,外地人不知不觉地到了监狱门口,外地人朝一个看守鞠(jū)了个躬,小心翼翼地问道:

“看守先生,可不可以让我住个晚上?”

看守恶狠狠地拒绝了他。孩子们见他过来就向他扔石头,他用手杖挥了挥,孩子们像鸟儿一样散开了。

这个可怜的人今天已经走了五十公里的路了,可是连一

丁点的面包屑也没吃到。他开始步履(lǚ)蹒跚(pán shān)了。猛烈的阿尔卑斯山冷风吹得他抬不起头来。

眼前模糊地出现了个院落，边上好像还搭着个又矮又小的柴草屋。外地人像是见到了一丝希望，挤出身上最后的一点力量爬进了小草屋。还好，里面还铺着稻草呢。他重重地躺了下来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。

突然，从门外传来一阵狗叫声，接着一只大狼狗从外面探进了头。天！这原来是一个狗窝。

外地人挣扎地爬出了狗窝，他沮丧极了：

“难道我是一个连狗都不如的人？”到了教堂前的广场上，望着尖尖的十字架，他狠狠地朝天空打了一拳。这一拳似乎用尽了他的全部力气，他随身躺到了旁边一条冰冷冰冷的石椅上。

正在这个时候，教堂的门开了，走出一个慈祥的老太太。在黑暗中，她诧异地看到了躺在石椅上的那个外地人。

“你躺在这里干什么？”

“我又累又饿，实在走不动了。”外地人有气无力地答道。

“躺在这里你也能睡得下？”

“不瞒您说，老太太，”外地人有点自暴自弃地答道：“十九年来，我一直睡在硬床上，跟石椅子有什么分别？”

老妇人看见外地人实在可怜，把口袋里的零钱都给了他，又忽然记起了什么，问道：

“为什么不找个地方投宿呢？”

外地人苦笑了一下，看了茫茫的天空说：“去过，可是都被赶了出来。”

“那你找过这家没有？”老太太提高了声量，指着教堂旁的一个小屋子说：“去试试这家吧。这儿的人都知道，他家的门永远为人们敞开着！”

永远敞开的门

老太太说的没有错，这正是米里哀主教的家。

时候不早了，米里哀主教还在房间对着膝盖上的一本书抄写着什么。一阵忙碌过后，晚餐已经准备好了，老佣人马格洛太太一边摆着仅有的六个银碟子，一边说着今天下午她探听到的那件可怕的事。

“下午来了个劳改释放的人，想到旅馆投宿，但给人认了出来，现在没有人敢收留。听说他一脸凶相，可吓人了。”带着点夸张，马格洛绘声绘色地对米里哀的妹妹巴迪斯丁说起了这件事，她不禁提出了她的担心，“镇里的人都怕他今晚闹出什么事来，而我们家又没装锁，如果他闯进来怎么办？”

“还是装把锁吧。”巴迪斯丁不禁有点动心。

可是当她把这件事告诉米里哀的时候，主教微微笑了一笑，不以为然。

正在这个时候，门外传来了敲门声。马格洛和巴迪斯丁不禁把心提到了嗓门。

“不会是那个劳改犯吧！”

“请进。”米里哀却不慌不忙地叫了一声。

门开了，进来一个衣裳褴褛的中年男人，他一脸倦态，摇摇欲坠(zhuì)地站着，门也不关。他的面孔在忽明忽暗的炉光下，显得阴森森的，活像一个幽灵^①。

他就是那个外地人冉阿让，一个刚被释放的劳改犯。

马格洛老太太吓坏了，她噤若寒蝉，不住发抖。

^① 迷信说法，指人死后的灵魂。

看着这个可怜的老太太，冉阿让以为这扇永远敞开的门也即将对他关闭，不禁急了，从口袋里掏出一本黄色的证件，大声地说：“对，我就是那个刚被释放的犯人，坐过十九年的牢。这就是我的黄色通行证，这该死的东西上写着‘冉阿让，因破坏家屋行窃判刑五年，前后越狱四次，又判刑十四年，合计十九年，是个危险分子。’你们都知道了吧。”

说到这，他咬了咬嘴唇，“我花了四天从土伦赶到这里，现在已经累极了，饿坏了。”

米里哀主教认真地听完他说的话，看了看他，掉回头对马格洛太太说：

“再准备一份晚餐吧。”

外地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“你没听错吧，我可是一个危险分子！”

米里哀主教似乎没听到外地人的话，又吩咐道：“马格洛太太，这位客人今晚就留在这，请在客房的睡床铺上白被子。”

主教关上了门，邀请外地人到炉边坐下。外地人这才相信了米里哀的真诚，他那张布满阴霾(mái)的脸顿时展露出了一丝笑容。

“您真的不赶我走？真的让我住下？真的让我吃饭？天，您真是一位仁慈的人！”

“这没什么，”米里哀平静地说，“我是一个神父^①嘛。”

外地人这才发现米里哀戴着圆帽子，他刚才居然一点儿没注意到。可是米里哀主教却注意到当他对外地人称呼“您”时，旅客便会流露出一种很愉快的表情。

晚餐端上来了，放在了火炉边，米里哀问道：“您觉得冷吗？”

① 天主教、东正教的神职人员。